

乡情乡味

麦黄杏

◎苟文华

姑奶奶家在我们村东边十几里远的一条山沟里，那里有一座工厂，也有卖蔬菜和水果的集市。姑奶奶家的院子约有一亩大，很敞亮，可院子里只有三间长满青苔的破旧瓦房。这三间瓦房地出租给厂里的职工家属住，自己则住院子正对面崖下的土窑洞里。填充一片大院子的是株株树木，有泡桐、楸树、槐树和椿树，但能引起我极大兴趣的，只有院子当中的那棵大杏树。乒乓球大的黄杏一疙瘩一疙瘩地点缀在片片心形的绿叶间，在炎炎赤日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这是关中著名的麦黄杏，乡里人也叫香杏，黄亮之中一抹赭红，手一掰，核与肉清清楚楚地分离，毫不粘连。杏仁不苦，杏肉甘甜，好看又好吃。

姑爷爷死得早，姑奶奶一手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。家里的口粮老是接不上茬，两个儿子又正是能吃

的年龄，每年青黄不接的当口，面缸干净如洗，全家吃了上顿愁下顿，这也成了爷爷的最大心病。

那时，爷爷扛着半袋子小麦，抱着我的手，沿着沟侧的林荫小道往姑奶奶家走。给姑奶奶送接济粮，既是爷爷的负担，也是爷爷的职责。爷爷佝偻着瘦弱的身子，虽然肩上扛着半袋粮食，但已气喘吁吁，步履蹒跚，一副不堪重负的疲惫样子。

到了姑奶奶家，姑奶奶正在杏树下，用竹竿敲打低枝上的杏。这棵杏树的主干有桶口那么粗，比我的腰粗壮得多，枝干四散撑开，像一把巨伞。杏树虽老，可黄澄澄的大杏密密地缀满枝头。姑奶奶是小脚，人又老了爬不上树，只能用竹竿一下一下地敲打树枝，让杏子坠落在树下厚厚的一层麦秸上。她看见我们爷孙俩后，就停下敲打，转过身向我们打招呼。望着爷爷肩上的粮食口袋，姑奶奶淡淡地一笑，随即又沉下了脸。她扔了竹竿，弯腰捡起三四颗有碰伤的杏塞到我的手里，然后将没有伤疤的杏子一一捡到竹篮中。

这棵杏树是姑奶奶的摇钱树，她每日摘一篮子杏子，然后吃力地挎上竹篮，蹒跚着一双小脚到厂区的小集市上卖。那时，也只有企业的职

工有钱买得起杏吃。姑奶奶卖杏的方式很原始，不用秤，数个卖，或者把杏堆成一个一个小堆，两角三角地卖，一篮杏能卖个一元两元。有了钱，她就到商店里买些盐或者针头线脑。

吃完姑奶奶给的几颗带伤的杏子，我又伸手在篮子里摸，摸了一颗，又摸一颗。杏子真甜，甜得我欲罢不能，吃了还想吃。“杏子吃多了牙会酸，肚子会疼。”姑奶奶皱巴巴的脸上忽晴忽阴，那是一种捉摸不透的复杂表情。

爷爷抓起一把晾晒在芦席上干瘪而瘦小的新麦，手上的青筋一根根地鼓着，惋惜道：“等不得麦子硬朗熟透，这么早就割了，生吃呀！”“队里的麦子还没有上场，我不把自留地的麦子提前割了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呀？”姑奶奶把气一股脑往爷爷身上撒。“两个儿子都能挣工分了，粮食咋还接不上茬？”“队上是按人头分口粮，两个小伙成天干的力气活，饭当然比小孩吃得多。”他们二人说着说着就沉默了，气氛有些尴尬。“你和娃先坐在窑里歇着，等我卖了杏子再做晌午饭。”姑奶奶挎起竹篮，一颠一颠地挪着小脚往厂区的小集市上走。爷爷生了气，饭也不吃，拉着我的手气咻咻地回家。

我一边吃，嘴里还吃着姑奶奶家的麦黄杏，黄澄澄的杏肉在口中溢出甘甜的汁液。忽然，我觉得这杏不像初尝时那么香甜了，萦回在舌尖的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苦涩。

扫麦粒

◎王文莉

小时候，农村的学校会放假，我们有一项“勤工俭学”的任务，即每人要交5斤麦子。学校鼓励学生拾麦穗，主打一个不浪费。

当时，大家都穷，地里的麦穗早被勤快的大人捡回家了。小学生只能拿着尺把长的小扫帚，去麦茬地扫麦粒儿，才能完成任务。因为收割的时候，一些麦粒儿会被播落，洒在麦茬之间的麦粒儿，就成为我们的“目标猎物”。

每天早上，太阳还没出来，我们这些小孩就像拾荒者一样，迫不及待前往麦地“开扫”。这是一件细致活，很考验耐心。大家呼朋引伴，各自就位，开启了“寻宝”模式。先猫腰弓步，快速扫视麦茬地，若是发现哪儿有一小撮耀眼的麦粒儿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，眼尖手快，蹲下身子，用“秃头”的小扫帚认真地扫进编织袋，就像捡到宝一样，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……

天气炎热，汗水很快流下来，甚至会蜇眼睛，即便如此，大家也不放弃，擦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，继续找和扫。如果有幸能找到一大堆麦粒儿，必然暗自狂喜，快速把“战利品”收入囊中……当然，毕竟小孩没有耐性，长时间蹲着也很辛苦，干个把小时大约能扫一斤多麦粒时，我们就相约回家。即便如此，整个麦假下来，我也能扫出20多斤麦粒。

扫回来的麦粒儿很脏，有土、有草，还有小石子和土坷垃，妈妈要用筛子过好几遍，再用簸箕好好地筛一筛，仔细挑出里面的石子和土坷垃，留出交给学校的5斤，再把剩下的和家里的麦子装

在一起。用妈妈的话来说，这些麦粒磨成粉，可以烙几张白面葱花饼给我解解馋。当时，家家户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，平时都是黄面和白面掺杂的杂面馍。喷香的葱花饼，是我期待的美味。

烙饼之前，我会麻利地拔一些香菜择好，淘洗干净再切成小碎末，用酱油、醋、红辣椒油和芝麻盐把香菜碎在小碗里调拌好。妈妈则是揉面、撒葱花、擀面饼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接下来，我这个“烧火丫头”开始上阵。我生起火，红色的火苗不急不躁地舔舐着黑黝黝的锅底。这时候，妈妈总是很大方，一边说着“拾的麦子磨的面，多放油才吃着香”这样的话，一边熟练地舀两大勺油，顺着锅底一转，只听“刺啦”一声，油稍微冒烟，她就抄起一张生面饼，啪的一声贴到锅底，大锅瞬间“滋滋”作响。盖上锅盖捂一会儿再掀开，葱香扑鼻，我肚里的小馋虫都等不及了。

第一张烙饼，自然归我这个“功臣”品尝。顾不得烫手，我用勺子将香菜碎摊在饼上，两手将饼一卷，美美地咬一口，口腔顿时充斥着面香、葱香、辣椒香、芝麻香和香菜香，妈呀，实在太好吃了。我狠狠地再咬一口，嘴角流出辣椒油，但我顾不上擦，三下五除二，一张饼就被我这个小干饭人“报销”了。

妈妈嗔怪地说：“慢点儿吃，没人和你抢！”我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太香了！我能再吃一个不？”妈妈笑眯眯地说：“都是你拾回来的麦子，尽饱吃！”

彼时，我真体会到什么是劳动的果实，蹲着扫麦粒的辛苦和劳累也一扫而空……

打麦记

◎惠军明

记忆中的打麦场位于村子的边缘，是一片开阔的空地，平日少有人至，只有到了麦收时节，才会人声鼎沸。在麦收之前，你会看到一些村民在那里忙碌着。他们手持铁锹、铲子等工具，细心地铲除着场地上的杂草，清除隐藏在草丛中的砖头石块。这是一个既烦琐又重要的工作，因为任何一个小块都可能对后续的打麦环节损坏机器，影响整个麦收的进度。

场地清理干净，接下来就是碾压场地。你会看到几头健壮的牛或马被牵出来，它们拉着沉重的石碾子。在农人的驱赶和鞭子的指引下，牛或马绕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，石碾子随之在场地上来回碾压。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体力的过程，松软的土地在石碾子的重压下逐渐变得瓷实，凹凸不平的地方也被碾压平整。农人们不知疲倦地挥动着鞭子，驱赶着牛或马，直到打麦场变得光滑如镜，才满意停下。

随着“龙口夺食”的夏收正式启幕，农人们迎来了最忙的时刻。他们拿起镰刀，戴着草帽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收割麦子。为了躲避恶劣天气，他们与时间赛跑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麦田里，镰刀舞动声音此起彼伏，金黄的麦秆纷纷倒下。农人们熟练地将麦子扎成捆，然后一车一车地运往打麦场。

打麦场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，每家每户都在这个舞台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。被卸下的麦捆有序地堆放在一起。为了防止雨淋，堆麦的过程也格外讲究。农人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，在有限的场地里将麦捆纵横纵横地来回摆置，如同搭积木一般，一座座高高的“麦山”在他们手中拔地而起。最后，他们在“麦山”

的顶端盖上塑料布，确保雨水无法渗入。

打麦的工作并非一两个人就能完成，它需要多人通力协作，且讲究配合默契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家都很忙，想邀来帮手并不容易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大伙决议采取“换工”的方式。也就是说，在打麦时，倘若你家出工帮助了别家，作为回报，别家也会在打麦时出相应的人手来帮你家。这种互帮互助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夏收时节人手不足的问题，还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友谊。

终于到了打麦的时刻，早已等候多时的众人精神抖擞，仿佛即将走向战场一般。他们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有的负责搬运麦捆，有的负责解开麦捆并抱到脱粒机前，有的负责将带秆小麦铺好并塞进机器中，还有的负责张开麻袋接住麦粒。每个人都在忙碌，仿佛一只只勤劳的小蚂蚁。轰鸣声、脚步声、催促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，仿佛一首激昂的交响乐。

炎热的天气，农人们的衣服早被汗水浸透，但他们顾不上擦拭，只是全身心投入，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尽快完成打麦工作，确保一年的收成能够颗粒归仓。然而，有时机器的轰鸣声会戛然而止，人们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工作。原来，是机器出了问题，大家急忙围上前去查看原因。有时候是因为往机器里塞带秆小麦时塞得过多导致机器卡壳。终于，在细心检查后，机器又重新轰鸣起来。

随着最后一捆麦子

被送进机器，打麦结束了。主家忙着照顾前来帮忙的人和脱粒机的机主，端茶递烟，殷勤无比。在送走其他人之后，主家又开始了后续的整理工作，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装上架子车，从打麦场运回家中。虽然辛苦无比，但收获总令人感到喜悦和幸福。

农忙时节，机器的轰鸣声连绵不绝，但农忙过后，打麦场却是另一番景象：没有了人影，留下的一个个麦草堆，成为鸟雀的乐园。鸟儿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，在草堆上搜寻遗漏的麦粒，傍晚，成千上万的鸟雀就在麦草堆做窝安家。

再过一些时候，村里的孩子会成群涌向这里，追逐打闹、嬉戏玩耍，将打麦场变成他们的乐园。

麦子是大地

◎王小强

当我身处一望无际、连绵起伏的滚滚麦浪中，我才读懂了农民诗人白连春的诗句——“大地是我的命。”此时此刻，在我的心里眼里，是麦子将大地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作家王安忆尤其喜欢麦子。她回忆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知青们种麦子，套种麦子与豌豆。等到豌豆挂角，麦子还没有熟，他们在麦田里走的时候就摘嫩豌豆吃；等麦子成熟，就把豌豆和麦子一起打下来，麦面里掺了豌豆粉，绿莹莹的，很有情调。

无独有偶，著名作家张洁还在蹒跚学步、尚能摇摇晃晃提着篮子奔跑的年纪，就在岐山县蔡家坡镇草坡村，跟在大姐的身后捡麦穗了。几十年过后，她写下散文《捡麦穗》，文中的“我”捡麦穗、办嫁妆，对卖灶糖的孤老汉产生了父亲般的感情。那美丽的情愫，没有一丁点私心杂念，澄澈动人。

麦子是温暖的，富有母性的慈爱。诗人牛汉在散文《我的第一本书》里就写有麦子。作者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，让我仿佛能看到他那独特的模样和性格。“放暑假了，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。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发出甜蜜蜜的味道，非常容易催眠和催梦。”接下来父子的对话和祖母的插图，读来幽默风趣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文中对二黄毛的介绍，更是简洁生动。

麦子是农桑根本，承载着农民的辛勤与期盼。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……”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描绘的场景让人难以忘怀，

至今传诵。宋代诗人张舜民笔下的“打麦打麦，彭彭魄魄，声在山南应山北”，则生动地描述了打麦时的热闹场景，何等传神，让人仿佛置身其中。更为难得的是，诗人直面现实的反语之语“岂信田家未入唇”，直逼灵魂，充满了对农家的深切同情。

麦子别有风骨。在作家孙辈的小说《麦收》里，“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，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”。小说通过描写冀中妇女积极参与挖沟保护小麦的劳动场景，展现了她们的勤劳和坚韧。文中爷爷担架抬上的是牛腰粗的麦捆，简直是奇崛之笔。

麦子是乡土的根、游子的魂。童年捡麦穗、少年拉麦捆的情景，早已化作模糊遥远的缕缕记忆。长大成人后，整日奔走在高楼间、水泥路上，我知道，我离开麦子已很久很远，离开土地也很久很远，每每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亲近麦子、亲近娘家。朴素的麦子，谦卑的麦子，我写不出动人的诗句，只能直白地回忆。我在《淘麦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关中原盛产小麦，家乡风翔也不例外。淘麦是儿时故乡常见的一种家务活。母亲常拣晴朗的日子，坐在门口的大槐树下，一盆一盆地淘麦。进县城工作后，我竟然意外地发现，太白巷里仍有一户人家在坚持淘麦。每次碰见，我总是投去深情的一瞥！随之，眼睛一片润湿。那专注淘麦的大婶，分明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母亲啊！

麦子，你是大地的命。泥土里孕育的一切，都与你浑然一体。

